語絲

第四十四期

每星期一出版

地址　北京大學第一院新潮社

報費　每份本京銅元四枚外埠連郵費二分半年五角全年一元郵票代價以九五折計算

廣告費　每方寸每期五角十期以上七折二十期以上對折

薩滿教的禮教思想

塏明

四川督辦因為要維持風化，把一個犯姦的學生槍斃，以昭炯戒。

湖南省長因為求雨，半月多不回公館去，即「不同太太睡覺」，如京副上某君所說。

弗來則博士（J. G. Frazer）在所著普緒喀的工作（Psyche's Task）第三章迷信與兩性關係上說，「他們（野蠻人）想像，以為只須舉行或者禁戒某種性的行為，他們可以直接地促成鳥獸之繁殖與草木之生長。這些行為與禁戒顯然都是迷信的，全然不能得到所希求的效果。這不是宗教的，但是法術的；就是說，他們想達到目的，並不用懇求神靈的方法，卻憑了一種錯誤的物理感應的思想，直接去操縱自然之力。」這便是趙恆惕求雨的心理，雖然照感應魔術的理論講來，或者該當反其道而行之纔對。

同書中又說，「在許多蠻族的心裏。無論已結婚或未結婚的人的性的過失，並不單是道德上的罪，只與直接有關的少數人相干；他們以為這將牽涉全族，遇見危險與災難，因為這會直接地發生一種魔藝的影響，或者將間接地引起嫌惡這些行為的神靈之怒。不但如此，他們常以為這些行為將損害一切禾穀瓜果，斷絕食糧供給，危及全羣的生存。凡在這種迷信盛行的地方，社會的意見和法律懲罰性的犯罪便特別地嚴酷，不比別的文明的民族；把這些過失當作私事而非公事，當作道德的罪而非法律的罪，於個人終生的幸福上或有影響，而並不會累及社會全體的一時的安全。倒過來說，凡在社會極端嚴厲地懲罰親屬姦，既婚姦，未婚姦的地方，我們可以推測這種辦法的動機是在于迷信：易言之，凡是一個部落或民族，不肯讓受害者自己來對付這些過失，卻由社會特別嚴重地處罪，其理由大抵由于相信性的犯罪足以擾亂天行，危及全羣，所以全羣為自衛起見不得不切實地抵抗，在必要時非除滅這犯罪者不可。」這便是楊森（還是我們的老同班劉湘呢？）維持風化的心理。固然，捉姦的愉快也與妬忌心有關，但是極小的一部分罷了，因為合法的賣淫與強姦社會上原是許可的，所以普通維持風化的原因多由于怕這神祕的「了不得」——彷彿可以譯多島海的「太步」。

中國據說以禮教立國，是崇奉至聖先師的儒教國，然而實際上國民的思想全是薩滿教的（Shamanistic 比稱道教的更確）。中國決不是無宗教國，雖然國民的思想裏法術的分子比宗教的要多得多。講禮教者所喜說的風化一語，我就覺得很是神祕，含有極大的超自然的意義，這顯然是薩滿教的一種術語。最講禮教的川湘督長的思想完全是野蠻的，既如上述，京城裏「君師主義」的諸位又如何呢？不必說，都是一窩雛的狸子啦。他們的思想總不出疑古玄同所說的 "Piluan it Ciausheh"，而且又

本期目錄

薩滿教的禮教思想　凱明
悼寄南　弱者
在海船上　杜若
關於菜瓜蛇的通信　雪林　周作人
康聖人的故事　吳敬軒

以爲在這一「交涉」裏，宇宙之存亡，日月之盈昃，家國之安危，人民之生死，皆繫焉。只要女學生齋戒——一月，我們姑且說，便風化可完而中國可保矣，否者七七四十九日之內必將陸沉。這不是野蠻的薩滿教思想是什麼？我相信要了解中國須得研究禮教，而要了解禮教更非從薩滿教入手不可。九月二日。

悼寄南

弱者

我眞不料寄南竟長逝了！

他的死不是爲憂國而投江，所以他並不是烈士，他若有投江的勇氣，老早到廣州當學生軍去了。因爲他是個著名的懦夫，弱者，所以他這次的死，既不是葬身炮火，也不是「逐波隨流」。腦充血而脹裂，是他致死的原因——還是他自己身前所意料到的，而且他自己對於死有一種理想：把他將死時抬到英日軍艦的左近，等他腦中所儲藏著的許多Energy（能）炸發而使牠們一一「投江」，而自己又得不當兵而收放炮之效。但是大概他臨死時左右的人們——也許一個人也沒有，我可不大明瞭——恐怕這樣辦，必致害及中國安全：大腹便便的約翰博兒和短小精悍的假瀫要攜手向我們貴政府獅子大開口的要求賠償，或者施行更進一步的手段以陷我們「外崇國信」的貴政府於不利的緣做吧！他的理想，終於沒有實現！

我眞不料寄南竟長逝了！他從前是默默無人注意地生，現在是默默無人注意地死了！他的生和死，同隔壁人家生了一隻小貓和街上給人踹死了一隻螞蟻，沒有什麼兩樣，遲早他無論到中國何地，他總要死在鐵蹄底下，寄南之早天，直是便宜了他！

寄南自己從來沒有受過教育，所以他反對教育。他的意思以爲像他那樣未曾受過教育的人，未必個個是狗，而那輩受過教育的，不見得個個是人。他聽見過狗化教育的名詞而覺得新鮮，因此他反對教育愈烈。

五卅的上海南京路上的血，把他的臉都點染得般紅了。於是他在某會裏面，盡他弱者所有的弱力，然而會場裏面的歐打呼叫，使他頭痛；東奔西跑，毫無目的的人，使他可憐；臉上擦滿了雪花的男女，使他作嘔。這時剛是大熱天，於是他發起組織冰淇淋公司來了。他滿想借冰的力將他滿腔熱血冰下去，使他以冷靜的頭腦觀察國內一羣愛國的熱鍋上的螞蟻；來細味「誠言」背後所含的誠意；去贊嘆幾隻用文明液浸饞過的外國火腿。然而不幸冰淇淋公司倒閉了，寄南也身死了！傷哉！

中國將亡，他對之抱無窮的樂觀。『亡國人才有眞覺悟，』這是他的理論 而且他很相信乾姆士的實驗主義。中國亡了以後人民起何種心理上的反應，這是他很想用科學方法來實驗實驗的，所以他很希望中國速亡！他的發起組織冰淇淋公司，與此也有關係。他想將本來冷下的民氣，放在冰箱內一冰，這樣他可以學做他的博士論文「亡國人的心理實驗」而發明他的亡國學說了。「創業未半，中道殞殂」，此愛國人士之所以長太息者也！

寄南生平一百二十分的企慕並崇拜西洋文化。人是動的，西洋文化是動的（他曾聽過梁漱溟的妙論）所以人和西洋文化不可分離，很可惜：他不是個碧眼黃髮的人！假使他是時，他一定要把那些西洋文化的果實——新發明的化學毒物——儘量地像基督教傳道一般的散佈全球，送那些無抵抗的動物一一歸天（君不見美國化學家反對禁止化學毒物嗎？反對的理由是：若將化學毒物禁止了，便無以抵制慘無人道的屠殺！）他那時必要做詩來頌贊謳歌這擁護人道的英雄——他自己，你沒有聽見他說過嗎？我們人類始祖之所以偉大，即在能殺人，地球上的人類自相殘殺至精光時，便是世界進化的沸點。

在這宇宙中，他的眼睛是爲了虛僞，殘殺，自私，醜惡而生的，因爲他祇看見這些，他在一部康熙字典裏面，祇認識一個「不」字，『不眞，不仁，不美，不……』是他所曉得的，其餘一概茫然，他曾做過夢（大概不是佛洛依德式，或榮克式，或阿德勒兒式的夢吧！因爲

他從來不曉得什麽叫做愛，而且他的身體又是整個兒的毫無殘闕，）想提着大刀闊斧將世界上所有的「不」字 non, nn, nein, nicht, ne pas……一切都斫光，但是這究竟是他做的夢：即使做到，到臨了他也勢必跟魯迅學做詩咧：『宇宙之廣漠兮，我說不出；父母之恩愛兮，我說不出……啊喲！啊喲！我說不出！』還不依然是個『不』字？寄南是個反對安因斯坦的非相對論的積極論者，是個不主義家，是個不哲學家——雖然他沒有看見過人從樓窗掉下來，也沒有每天四點半到林蔭路上溜達去給人家對表用過。死了！死了！寄南！你究竟不能不死！不得不死！

未曾受過教育的寄南，並未經中國法律褫奪了他讀書之權，所以他愛讀文章——尤其是頂刮刮的時髦文章，他愛不忍釋。他是個一天忙到晚的人：他要忙着開會，忙著舉手，忙著在街上跑，還有許多的忙事，總之，他是個忙的人吧。唯一的休息時間，便在他如廁的當兒，於是乎他利用這大禹所惜的寸陰以大讀其時髦文章矣！什麽法律調查委員會意見書咧，什麽經濟絕交不可能咧，什麽社會某某黨領袖要覲見所謂他們的上頭書咧，五花八門，美不勝收。於是他開始數他的「不」字了。第一篇五十七個；第二篇不好；祇有二十一個；第三篇更壞；祇剩十六個不字。這是他對於時髦文章的評價。寄南死了！死了之後，便沒福讀那許多許多的時髦文章哩！惜哉！

你若要找一個反對白話文最烈的人，那除了寄南沒有第二個：他的理由是完全根據他的不哲學來的，他十分嚴重地申述他的「不白主義」，宇宙的本來面目，正如吳稚暉所說——是黑漆一團糟的，到現在也是如此，不過糟的程度更厲害能了，地球上的人們中，惟有瞎子能說眞話，因他所見的就是這墨黑一團，白即非眞，「白馬非馬」，即其明證，故他發狂似的反對有白字的白話文。有人告訴他：章孤桐在最近甲寅週刊，引載現代評論陳西瀅的一篇白話文，故意拿來繙作文言，以保持他對白話文，「若將浼焉」的態度，寄南聽了，不禁「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他並進一步主張將來我們若有人去見教育當局時，千萬休要忘將羊毫筆，紅格紙及康熙字典，佩文韻府等等帶去，同總長談話，以筆代嘴，做起之乎者也你一句我一句的對話起來，這樣地保存國粹，纔有意思呢，可惜寄南早死，不及親自實行，嗚呼！

他從呱呱墮地一直到他一命哀哉爲止，衣食住三件中間，他最愛的是食字，糖是他的生命：從他生後會咂着嘴吃糖時起，至呼吸終了止，他嘴裏老是甜津津的，以苦的心拌着錫糖咀嚼着，大概有特別滋味罷，然而老天畢竟吝嗇，不讓他吃滿二十週年而死！

他輕視一切，連他自己在內，他明明知道人們裏面的寬容及了解的本能，連種子還沒有——雖然人的本能，據心理學家開起賬來，聯篇累幅的一大串，然而他終不信，從天之涯到地之角他跑遍了，狠忍耐地找尋了十幾年，他祇見扳着面孔裝樣兒的人們，於是他失望而心苦，而他嘴裏因之含糖愈多，有時他想在小孩子隊裏；找一個能夠和他舞蹈唱歌的朋友，但是那些小孩子們，竟因賭搶他的糖吃而打起架來，於是他逃了！

寄南眞的死了！他死了！他死之後，爲他而落淚的人，沒有一個——雖然有許多許多的人張着嘴笑着，追悼會半個也沒有開——也許人們狠體諒他：曉得他平素很贊成蕭伯訥的「喪儀者黑色的喜宴也」的話吧，他斷氣時的最末一句話是：『等我死後，請個化學專家來將我肝內所含的許多糖汁，提出製煉做精白的糖塊，以分給那些嘴裏終生不得甜味的男女們！』

十四，八，八，於復旦，

在海船上

杜若

宗教家之所謂原罪說，我向來是嗤爲荒謬之談的，但近來得了許多經驗，覺得這種假設．未當沒有理由。人類由亞當夏娃遺傳來的劣根性，在沒有達到超人時代之前，總是改除不脫的，雖然他們已經有了高深的文化。

文明人到野蠻國度裏去旅行，狠願意看見那所謂眞正的裸蟲，在芳團土窟中生活的狀况，想他看見那些野睡在乾草積上的雄的，和抱着孩子在精赤的胸前哺乳的雌者，總比他們自己公園鐵柵中的獅和蛇還新鮮有趣。於是他取出手攜靈巧的攝影器，將這些裸蟲的影像攝去，去再打開日記簿，將這些裸蟲如何蠕動如何生存的狀况，記述一二，寄回本國便成為一篇趣味濃厚的遊記，使那些紳士夫人於茶餘飯後有所消遣。而紳士夫人偶然高興，想證實平日所讀遊記裏的話，或者要自己發現些見聞，便也去旅行。他們看見各地方人民生活狀况，愈和自己的不同，或者優劣的程度，和自己的相差愈遠，便覺得此行之為不負。否則必定要說一句；『早知這是和我們一樣的，又何必出來看呢！』

在法國時偶然和朋友談到衣服，他說：『我曾在相片上，見過中國官吏的龍或蟒的袍，那是何等的美觀呵！』『你也覺得龍是美觀的麼？』或問。『否，龍的形狀是極獰醜的，而其象徵又太神秘。但你們穿着起來却又好看，我希望將來到中國旅行時，眞的看到這樣奇特的服裝。我於是明白的告訴他；龍袍是前淸的服色，自從改了共和，我們都穿和他們一樣的禮服。』他聽了很是惋惜的說：『啊，我覺得你們更改之為多事，留着不覺得特別嗎？』

我的心紋一根根的緊張起來了。我想和他辯論，但又沒有了這樣的勇氣，只有幽默的走開。

回國時經過許多碼頭，像博塞錫蘭和傑波底都是阿拉伯和印度種族的根據地。我在中覺得煩悶，每趁泊船的機會。上岸遊散一回。或者亞當夏娃的血。也會在我的脈管中作怪。我的心理改變了，上岸時不注意於他們的高大的洋樓和精美的舖面。我只愛看阿拉伯婦人的面幕，和工人的長烟袋。婦人大都穿着寬博的黑衣，用一片黑紗蒙住了臉的下半部，而在兩眼之中，鼻之上，又用一條長約二寸許的木橛子。鈎住紗網，使他不因行走動搖而脫落。所以臉部，只有兩隻眼睛留在外邊。至於工人的長煙袋，更是奇特，煙管的上端，略略彎曲，高約三尺，好像棉花匠人的彈弓。下邊連綴一個土罐。就是盛煙草的東西。因為器具是這般重笨，所以阿拉伯的工人吸烟時，決不如我們江南老農啣着黃煙管在淸風搖曳的楊樹下乘涼之得趣，他們必要到咖啡館裏去出錢租烟管吸的。我們看見了這些曳着汚濁長裙的黑人，一拳一拳的在玩弄這種異樣的消遣，總不知不覺地要立住脚賞鑒一回。我還尋一家館子，大吃其埃及餐。所謂肉和炒雞之中，或者是含有木乃伊氣味之故，嚼在口中，只是爛絮似的。然而我却覺得比巴黎大餐館裏的麤饌，還有滋味。館子裏的窗簾，繡着駱駝和金字塔，雖然狠粗，却有引誘我眼光的魔力。我一面吃着肴菜。一面神遊於六千年前陵墓壁上的鳥頭神像和神秘詭異的司芬克斯。胸中塡滿了盎然的古趣。雖然脚底下巴滿了盎子一般的可憎的擦靴的小丐！

從新嘉坡上來了一班中國人，種類狠多。大約分別起來；也可歸之於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村的，我也想在他們之中挑選幾個歸於俏的一類，然而不知我的眼界過高，或者是乍從洋鬼子窠裏跑回的人，對於我們所謂軒黃華胄，看不順眼的緣故，總挑不出將為俊秀一點的所以所謂俏的一類只有暫時讓他缺略。一個胖大的婦人，帶領了三個小孩，一男而兩女。大約是伊的子女。我在船上和法國的孩子玩得厭了。看見本國黃臉黑髮的孩子，狠覺歡喜，便想同他們做朋友。好當消遣長途寂寞之一助。但不到一天。我們的友誼便有些不鞏固的現象了。孩子和我玩耍時每每攀我的無名指使向外曲我攀痛了兩三回。或者他們的玩耍法，是要使人痛楚的。這同暗合於羅馬鬬獸法之遺意。然而我總覺得這樣玩法，犧牲太大。於是我溫和的告訴他們，下次不可這樣玩了。『放你的屁！女孩子聽了勸告之後憤然用手指着我說，我們的友誼使也隨此而告終！大菜間裏有了這三個孩子，頓然熱鬧起來了。午餐時候，男孩子不知為什麼緣故，大聲號哭。母親哄慰不信，終

於呵罵。孩子的哭聲，非常崛強。含有必求勝利的決心。好像從前曾以這種號哭，得過許多勝利似的。父親過來，在孩子的頭上，啄了一下鑿栗。孩子因激怒之故，哭得更厲害。母親又過來來摩撫他了。但他的哭聲決不因此而稍止。終於母親將盤中橘子給了他兩個，牽了他的小手，到甲板上去。這才聽不見哭聲了。

晚上在三等艙的門口，又聽見男孩子和女孩有哭吵的聲音，這或者是爲了橘子以外的問題。男孩子的哭聲，總是崛強而唬怒的，表示在沒有得到勝利之前，決不停止。西洋孩子也會哭的，但除了表示感受了不快之外，不敢拿來常作一件要求或洩憤的利器，中國民族性質之積極，便在孩子的哭聲中，也能看出來，誰說這不是可慶的現像？我這樣地想。

到了香港，又上來了一班中國人，這是我第二次和祖國人相見了。但他們和新嘉坡上來的華僑，又大不相同，第一老少的種類，便教我分辨不清楚。二十到三十歲的男子，臉貌都是瘦瘦怯怯眉目間飽含了稚氣，似乎沒有發育完全的孩子。而四十到五十歲的人，眼光都是枯澀，臉頰都是焦悴的了。除了一頭早髮之外，我幾乎疑心他們是行將入木的人物。而且更有一件特色：便是無論老少，都有一個弓式的肩背。這個肩背，在歐洲七八十歲的老人中間，也尋覓不出。我狠想研究他們之所以致此彎曲之故。終於恍然大悟了。我們動不動說什麼『任重致遠』，或『以道自任』的話頭，我們的肩背，怎樣能不彎曲呵；五千年文明的重擔，壓在身上！

一個褲脚管拖在脛上的老先生，走過來和我說話。他的履歷很多；雲南師範卒業生。日本法政留學生，前任參議員。還有什麼官銜，我沒有留心去聽。總不是十分寒酸的名目罷了。由他的頭顱看來，或者還是一位衞道忠君的遺老，因他只有後腦留着一叢頭髮，前邊却剃得精光。這是極正確的前清頭式、雖然也割去了下垂的豚尾。這位參議員同我站在鐵欄邊，沒有說到十句話，已經吐了七八口痰，却都吐在甲板上面。我很佩服他對於時間之經濟。爲的他和我說話時，臉是朝着我的，如果將痰向海裏吐去，至少要半秒鐘迴頭的時間，豈不是無益的靡費？

像這個參議員一般模型的人物，還有十餘位。這晚三等艙中之熱鬧，較前更加十倍。一陣高而厲的咳嗽聲過後便是戛戛吐痰的聲音，按着地位上便發作清脆的『脫』的一聲回響。我從前爲檢查肺部的緣故，曾住過肺病醫院一星期，晚上人靜後也曾聽過這種咳嗽和吐痰的聲音，但決沒有像這樣此唱彼和，咳得淋漓盡致。

那一邊食棹上愚蠢的歐洲人，在汗雨之下，穿了兩重衣服吃飯。而這邊廣東婦人，踏着木屐的赤脚，却大顯中國民族，愛好自然的特色。於是男人們生了妒忌的心理，覺得不配再讓伊專美了。這天晚上，參議員特將曳在脛上的褲脚管，提高至於大腿之上，搖擺而入大餐間，其餘的大都光着脚了。

不知是要將父母清白之體，給西洋婦人們瞧看呢？還是偶然忘記了自己的坐處？他們都紛紛然向這邊食桌坐下。西洋人進來，看見坐位已被人佔去，一聲不響的走開，一會子茶房頭兒帶了嚴重的眼光進來。還沒有開口說話，而赤腿的先生們便茫然相視，似乎自怪怎麼我們會坐在這裏，終於恍然於自己認錯了坐位了，又紛紛然退回原處。他們對於茶房頭兒之態度，這般的順從而溫柔，眞是我意想不到的。他們鑄造一個錯誤，不消半分鐘，而補救一個錯誤，也不消半分鐘。雖然半分鐘之後，或者還有第二個錯誤出來，但補救的手段總算是敏捷的？

大餐間裏，沒有將父母清白之體，顯示得痛快，不得不別圖他策。於是二等艙面上漸有赤腿先生們的蹤跡了。他們站在鐵欄邊互相閒話。一等西洋婦人起身，便很快的攫佔伊們的帆布椅子。他們仰面躺於椅子上，兩脚架得高高的，兩腿間之距離很遠。嘴裏還哼些曲調，慚愧我不是知音，不知這是小放牛或者是十杯

酒，但也不足惋惜，他們本來不想唱給人聽，不過用以陶寫自己的閒適之情能了。

這種襲擊，來得太利害，西洋婦人中之較屬於年青或高貴些的，都望望然去之了。但也有幾個識趣的，所爲很合乎中國禮讓之道，伊們并不進去，也不和赤腿先生們爭椅子。只站在鐵欄邊觀玩海景，有時迴過頭來對他們瞧看，似乎頗感興趣。並似乎說這躺旅行，定然不會寡味的。便在海船中已經看到好些東西了。

真的，這定然比傑效底泅在海面上搶錢的赤體孩子還有趣呵！但我不知什麼緣故這回只覺得我的心肝在腔子裏逐漸漲大而下沈，幾乎使我氣窒而死！

關於茶瓜蛇的通信

啓明先生：

前讀語絲杜鵑鳥和苦哇鳥兩段記事之後，又見先生說起什麼『蛇郎』內有以人化鳥之說，不禁使我憶起小時在鄉間聽見母親所說的幾種鳥和茶瓜蛇的故事來，便請母親更敘述一遍，照伊所述的語氣，記錄如上。

所謂『當當賭』和『各做各工』的鳥兒，雖然出在我們鄉裏，別處未必沒有，不過鳥鳴的聲音，天下如一，而人的言語，却隨鄉土而轉，以人音擬爲音，便變出許多花樣來。如上述『各做各工』或聽之如『趕早發科』而在江浙一帶的蠶鄉，又變成『寶寶看得好』因爲江浙俗稱蠶爲寶寶；這個鳥既變成看守蠶兒的鳥，所傳說的故事，當然也是不同，但可惜我尚未聽過。

茶瓜蛇是山中一種青色白點的小蛇，無毒，出在江浙一帶，但我們鄉間也未必沒有，不過我們不注意他罷了。這個故事雖然是我們鄉間極普通的童話，却不知是否是我們安徽太平縣的土產？因爲他處地方，也有同樣的傳說。先生所稱紹興傳說的蛇郎不知是否與這個相像？

當我聽我那久病的母親在雨窗燈影之下，怯怯弱弱的，用和婉的音調，敘述這些故事時，我恍惚又回到童年時代，心靈裏充滿了說不出的甜蜜和神秘的感想。故事的優美不優美，且不問他，但聽講時那一種愉悅，却是十餘年來所未曾感受的，因爲牠們能引起我過去的粉霞色的夢幻來！

雪林謹上。

雪林先生：

茶瓜蛇的故事與我所知道的蛇郎正是一樣，茶瓜蛇在紹興亦有，稱爲茶花蛇，音如 Tseehuoazoa，但在童話裏已經把他「人身化，」蛇郎是一個少年，無復一點蟲的痕跡，——除了還要吃人這一件事。這個變化與灰娘兒(Cinderella)的母親因了文化的變遷由牛母而轉爲仙女正是同一情形。後半的「變形」和世界最古童話——埃及的兩弟兄很相像，也是極有意思的。這篇裏包含著獸婚，變形，季女勝利諸事，都是構成傳說神話的重要分子，處處可與原始文化對照發明，是極有學術價值的故事之一，若能把流傳各地的這一類故事聚集起來，得到百十篇，比較研究，不但是文化史上的好資料，也是頗有興趣的工作。我們沒有想混進學術之門的野心，(固然中國現在也還沒有這種學問的萌芽，)但純從趣味上立腳，這個半遊戲的工作也正大可以試牠一試。

蛇郎的故事裏有些小節目和茶瓜蛇略有不同：老頭子入山砍柴去的時候，問女兒們要什麼東西，長女說要金花，次女說要銀花，三女獨云，

金花銀花弗能夠，
鮮花拗朵囡帶帶。

(Cing-huoa ning-huoa veh nengkeu, Shenhuoa aurtoo noen tarta.) 案帶帶本係去聲，唯此處唱起來讀作上平兩聲了。

又三姐嫁給蛇郎後非常享福，大姐往訪，家室華美，所未曾見，問廚房裏響的

是什麽？曰，

金桶盤，銀桶盤，

碰攏丁當響。

(Cingdorngboen, ningdorngboen,

Banglorng tingtoang Sharng.

問臥房裏是什麽？

金帳鈎，銀帳鈎，

碰攏丁當響。

此外尚多，惜大半忘記了，日內當請川島君寫出全文，他大約還都記得。

記述這類傳說故事，最要緊是忠實，在普通話通行的地方最好是逐句抄寫，別處可用國語敍述，唯原本特別注重，係用韻律語表出者，亦常照寫，拼音加註，至于潤色或改作最爲犯忌。桀瓜蛇等寫法甚是適當，可以爲法，因原本之文藝的價值即在其本身，記述者的職務只在努力保存其固有的色彩而已，——若有文人利用這些材料去做詩文，當然無妨自由改變，但那是別一件事，不是我們蒐集者的範圍內的問題了。八月二十日，周作人。

康聖人的故事

吳敬軒

記者先生：

讀現代評論第二卷第三十期吳稚暉先生的「中山先生的革命兩基礎」一文，中述及康聖人的故事，說：「彼蓄長髯，自號長素，即比素王爲長，取賢於孔丘之義。後乃割鬚尊孔，便於保梟，已非其本來面目矣。」這恐怕是隨俗傳聞之誤。我籍隸廣東平遠，幼年便從鄉里傳聞，得到了許多關於聖人的故事。(那時只叫康祖詒—我蓄有原板的新學僞經考，還署此名—或康老子，康聖人，不叫康有爲。)近年流寓廣州，從故里賢豪長者游，關於聖人的軼事，所得的益發不少。趁此暑日餘閒，不妨寫出一二，以供閱者讀報之餘的消遣。

聖人初居廣州，只是一個監生，(因爲秀才難考，所以大家都喜歡捐監，即如梁星海—鼎芬—等，都是由捐監中舉人的。)名不出里巷。一日忽發奇想，貼廣告『教館』，見者嗤之以鼻，有人以淡墨書其旁曰：『監生亦居然出而教館乎？』(因爲那時教館的，非舉人即進士翰林，不然，便是在學術上負甚大資望者。聖人以一監生資格，亦欲濫竽鴻業，與當世大人先生攜手，所以不免碰此釘子也。)懸貼半月，不見一個學生光顧，聖人雖氣，亦無如之何。其時有石星巢者，(名德芬，是梁任公最初的業師。)在教館中，是正走紅運的人，學生在百人以上。一日因事外出，請聖人代其出堂講書。聖人無意中得此千載一時之會，乃逞其海涵地負之才，懸河不竭之口，旁徵博引，獨出新解。一席既終，學生咸互相駭愕，以爲聞所未聞。於是漸有至其處執經問難者。康視時機既至，遂在長興里開館招收學生，(後來長興學記卽取名於此，里今猶存，在廣府學宮之東。)於是梁啓超之徒，遂由石門而轉入康門，相吸引，門徒日以增多。(聞當時還有一段笑話：康初開館，患學生太少，以書達石星巢，請分與學生人數。石笑曰：『吾門生尙不足，安有餘數分與他人邪？』然如梁任公等，陸續轉入康門，石亦終不能禁。)康時講學，遂宗公羊大倡其孔子改制之說，每下一義，援引博洽，穿貫羣籍，幾有六經皆我註脚之概。(這是我一位同事楊果菴先生—壽昌，梁星海門人—曾在長興里聽他講過中庸告訴我的)而其文學又絕深湛優美，無論制藝古文，均淵雅精妙，世無其匹。(同事楊果菴先生嘗爲我言：『長素中舉的文章，自擬之管緘若—世銘—實則緘若有其工力，無其迴旋磅礴之氣。長素之文，當求之明代金正希—聲—黃陶菴—淳耀—諸人以上也。』此可以見其制藝文章之傾動一時了。)一班少年，既震其聲華，又欽其實學；所以聖人以一監生資格，居然能領袖羣倫，大坐其虎皮而講學。梁任公輩之所以去彼就此，心服皈依者，或者也就在此一點了。

後來著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大同書諸書，(大同書未印行，不過當時門下傳誦多少而已。)蹈厲發揚，名迹始大。繼舉中式鄉試會試，公車上書，論變法之道，雷隱電發，聲名遂洋溢於中國。以後事迹，國人多稔，恕不

繼寫了。（案以康時文之才，儘可掇巍科而金殿對策，聞當時殿試所以失敗者，實以主試官順德李若農—文田—爲之中梗。李以翰林前輩資格，頗以書法矜重一時；而康平日論書，揚碑而抑帖，著藝舟雙楫，數粵中帖學而不及李，且對于其字時有譏評，李甚銜之。故康中進士後之得工部主事—是閒差不能發展的——實由李播弄之所致也。）

僞經考諸書出後，學界思潮，頓起一大革命，少年新進，從之者衆。粵中大吏（當時兩廣總督，好像是張人駿，一時記不清楚。）的的然驚，比其學說於洪水猛獸，又謂其字長素，實欲長於素王，爲大逆不道。奏旨請毀其板。康當時曾上說帖，縷揭其立說之所本，並謂長素之號，係出自其祖父所命，乃取南北朝時某某故實而爲之，（康原書不可得，不知其所指云何也。）絕無所謂長於素王也。據此則吳稚暉先生文中云云，實係隨俗傳聞之誤。且聞人云聖人在長興里講學時，幷未曾蓄鬚，則吳文蓄長鬚語，亦非事實。因此想見後聖謙冲，雖大膽講學，止於和劉氏父子搗亂，撥國師的火竈，對於先聖，仍然加信尊崇，不敢損大成殿一草一木。所以當此國脈垂絕之際，仍然努力提倡孔教，亙數十年而不一變其宗旨也，一笑！

不過也有人說，康氏當日講學，雖不敢遽翻孔子之案，確也言外對於他常有許多不滿意處。長素之字，雖爲祖父所取，自己却屢以長於素王自居，平日說話之間，時常有這種意思流露於言外，門弟子互相傳說，遂有習俗如是如是的傳聞。後來說帖上所述祖父取之某某故實云云，乃是查辦消息已出，恐怕累及宗族，而畏罪飾說的。此說亦不無理由。究竟如何，我們無從解決，只好盼人去當面問他個明白了。

要之，康在晚清講今文經學，倡經世致用之說，樹思想界解放之先聲，二十年來維新改革之功，終當推爲魁首。他在廣東，和梁星海孫中山諸人同時，而學術政見不同，故終不能相合。星海（鼎芬）是陳蘭甫（澧）高足弟子，持理學甚嚴，（蘭甫之學，固兼治漢宋者）長素是朱子襄（次琦，南海江九鄉人，世稱九江先生者也）門人，與簡竹居（朝亮，順德人，）同門，而所趣各別。長素志意宏闊，病宋儒之局促，以爲僅足保守而已。故於蘭甫之學，亦有譏評，意頗不屑。竹居則墨守繩墨，能講踐履。是以星海每揚簡而抑康，嘗曰：『竹居近人，長素偏特而狂縱。竹居能辦事，長素執政，不五日而亂天下矣，慶笙則十日而亂天下者也。』慶笙是陳樹鏞的別字，亦蘭甫門生，天才奧絕，曾著滿官答問五卷，刊端溪叢書中，年三十而亡。學問淵博，而不長文學，故以諸生終。聞當日曾有一段趣話：長素逞其平日記覽之博，著成韻學數十卷，以示慶笙，慶笙閱其首卷畢，便還之曰：『你快把他燒了罷！開口便錯了，何以示人？』所以聖人韻學終於不曾出世。我想文字音韻之學，本是陳東塾（蘭甫有東塾叢書，東塾讀書記。）的專業，陳慶笙從其問學，必有專長。長素徒逞其記誦之博，欲向班門而弄斧，宜其貽笑大方了。所以長素鄙陳蘭甫之學，而亦不能爲其學。特其博學多能，則固爲時輩推許。梁星海曰：『博聞彊記，吾不如長素。』陶子正（邵學，亦蘭甫門人）曰：『博學多通，長素有焉。』又當時義烏朱鼎甫（一新）講學於廣雅書院，獨尊宋學，亦與長素意見相違，往來辯論不已，詳見其拙盦叢稿中。

長素講學長興里的時候，中山（那時只叫孫文或孫逸仙。）以西醫生的資格，懸壺於廣州雙門底大街之聖教書樓，（係賣耶教書者，東距長興里不及半里之遙）暗地鼓吹革命。震康名欲招爲同事。康以所志微有不同，且以兩大不能相下之故，遂終於謝絕。自是各奔前路，疏闊至今，竟成爲兩大潮流之分界。這是二老當日之所不及料的了。

暑熱如焚，暫止於此，關於他們的軼事太多了，容他日再談罷。專此，即頌

撰安。

敬軒。

十四年八月十日。